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之三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唐三之四

李晟

子愿憲烈聰

馬燧

兄炫

渾瑊

子鎬

韓休顏

李元諒

韓游瓌

李廣附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爲隴右裨將以勇力聞晟幼孤奉

母孝年十八雄烈才武超出倫輩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

有悍酋乘城殺傷士衆募善射者晟一矢殛之三軍懽奮忠嗣

撫其背曰萬人敵也鳳翔節度高昇召署列將從擊靈州羗於

高常川及宕州羗於罕山皆破之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初鳳

翔孫志貞令總遊兵擊党項有功授特進試太常卿大曆初李

抱玉奏爲鳳翔右軍將會吐蕃寇靈州授以兵五千祇受千人
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有餘遂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寨堡執
堡帥慕容谷鍾乃遁去加開府儀同三司俄爲右金吾大將軍
充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收績晟率遊兵
援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內忌晟威畧使入朝代宗留爲右神
策都將德宗初吐蕃寇劍南崔寧未還蜀土大震詔將神策兵
救之進踰湔天拔飛越廓清肅寧等三城絕大渡河斬獲千級
乃還建中二年命爲神策先鋒合三帥乘冰渡洛水大敗田悅
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戶誅兼魏府左司馬潛與武俊圍
康日知方重抱真分兵二千戍邢趙怒欲班師晟曰邢趙比壤
吾三帥奉命東討而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
之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卽造抱真壘與交歡又請

以兵趨定州合張孝忠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其謀授御史大夫俾神策三將莫仁曜趙光銑杜季泚咸隸焉始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晟留趙三日卽與孝忠連兵北畧恒州圍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其軍悅武俊引兵來援戰于白樓用步騎擊破之景濟益急滔等大懼悉起兵圍晟軍晟內攻景濟外抗滔等自正至五月不解疾甚不能興軍中謀還定州疾間將復進適詔赴奉天難卽日戒晟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因親將解玉帶并良馬謝孝忠泣言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必死後已乃以子憑約婚爲贊使譬曉孝忠始得踰飛狐次代州詔加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度使賜實封二百戶進臨渭北所過樵蘓無犯渭南有劉德信軍自扈涇敗還羣縱無制及是入謁責其致敗斬之并將其軍

無敢動氣勢益振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戢當一面以分已功
請與合兵從之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每出與賊戰屢錦裘
繡帽指顧陣前懷光等見惡之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爲賊之
餌答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欲令見之以奪其心懷光不悅遷
延有異志戢間使說以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願公速進戢
爲先驅拒而不納甫至都城懷光軍多鹵掠忌戢整戢以爲立
典欲分潤所鹵辭不敢受輒計沮撓其軍奏言平時神策軍賦
給北方鎮厚今寇亂不可有異惟陛下裁處帝思財力不贍無
可以處遣陸贄臨諭令二軍參議所宜懷光言稟賜不均何能
使戰陰計交通朱泚反迹寢露戢請先制其變以爲備禦要在
通達蜀漢之路請以裨佐趙光錢唐良臣并增張彧爲洋利劍
三州刺史各勒兵五百以防未然帝未許而吐蕃請發兵助國

帝乃議幸咸陽。親督諸將破賊。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
急。時尚與李建徽、陽惠元、璠屯遼。有使者至。及聽下令曰：「有詔。」
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二將果爲懷光所并。帝進狩槃
州。駱谷道隘，供儲不豫。從官皆乏食。帝始嘆曰：「早川晨言三蜀
可坐至也。」復顧渾城言：「渭橋在賊腹中，其軍孤絕，屢能辨勝，不
賊奏。屢乘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亟遣晨
將張少弘傳口詔進左僕射同平章事，受命拜泣。自在以收復
京師。益繕甲兵，治陣陣，甲離厚幣，致誠於懷光。假張或京兆少
尹。擇官吏，調渭北畿縣芻糧，不淹旬具足。乃陳兵下令曰：「車駕
西巡，關中無主。吾等受國厚恩，不乘此時誅滅元兇，致其死命，
非豪傑也。」渭橋橫跨大州，斷賊首尾。宜早戮力一心，再興王室。
士皆涕泣曰：「惟公所命。」時諒元光以華州聚守，潼關尚可孤以
弘簡敘

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而戴休顏韓游瓌復舉奉天邠寧
軍來從晟軍大振移書顯謨懷光使破賊自贖不聽會其下多
慆貳畏懼晟乃自馮翊據河中故神策將孟涉段威勇咸自
拔歸表授檢校尚書御史大夫顯職而以晟兼河中尹充晉絳
慈隰節度使益實封三百戶以制懷光後又兼京畿渭北鄜坊
丹延招討使請帝駐蹕梁漢以繫天下望復詔加諸道兵馬副
元帥奏張武自副李微仲節度判官鄧雲逵行軍司馬唐良臣
戴休顏皆從之自以一身許國其家爲賊質皆不顧言輒流涕
曰主上安有敗事家乎此使人告以公家無恙怒爲賊間立斬
之素與下同甘苦時盛夏春服未至不衣纁素惟恃忠誠奮激
衷心無憾怒以五月三日羣兵臨都門度其可用明晨大會諸
將圖謀所向衆請先拔外城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脫有驚動

似非弔民伐罪之義矧賊重兵精甲悉聚苑中今宜直擊之彼其心腹必圖走不暇庶可保安宮闕兼存坊市策之上也諸將曰善卽移檄城元光可孤協同進兵晦前五日賊移壁北泰門慮賊不出方以爲憂俄而賊將張廷芝李希倩求戰晟喜曰天贊我也勦吳詵康英俊史萬頃孟涉等縱兵鏖擊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攻之急晟遣李演孟華以精騎馳救中軍謀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偃尸相藉餘衆走白華咸大哭聲徹于曉諸將請待西師晟曰賊旣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耶乃於二十八日悉軍陣光泰門使王泌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先於夜中穴墻二百步爲道北至賊已樹柵晟怒將行軍法諸將懼萬頃先登拔柵以入泌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雷譟震地令言庭

芝希倩等殊死鬪。展使唐良臣趙良銑楊萬榮孟日華等步騎
奔突賊十餘遇。皆北。賊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展自外麾
下。百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擒賊略盡。此率殘衆萬
人西走。餘黨悉降。展引軍屯舍光殿前而已。舍右金吾仗下。令
軍中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遣京尹并二縣令分慰居人。秋毫
無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奴司馬他。取賊二馬。卽斬以徇。坊人遠
者信宿方知王師之入。明日引屯安國寺。使孟涉屯白華。可孤
屯聖仙門。元光屯章敬寺。斬賊將李希倩等八人。表守節程振
之劉廼劉沆趙鼎薛岌等。擇文武構臺省官以俟。乘輿條其勝
從。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覽之。泣涕羣臣拜賀。咸言晟蕩掃兇
惡。市不易肆。民不知兵。雖三代行師。無以加。帝曰。天生此人。以
爲社稷萬民。豈獨朕哉。詔拜司徒兼中書令。請自往迎。扈不許。

遣大將吳詵將兵至寶鷄清道俟駕至以戎服見于三櫺帝駐
馬勞之頓首再拜先賀克珍大盜剽劫安復已卽跪陳不能指
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不職之罪伏于道左請死帝爲掩涕命給
事中齊映掖起之入京詔贈其父欽太子太保母王氏代國夫
人賜以涇陽上田延平門林園帝自爲文紀功勳皇太子書碑
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始晟移屯時遇焚賊守歲久乃退衆皆
賀以爲國家之利勸晟出兵以爲天道難知却之至是乃曰兵
可使用不可使知嘗聞五緯盈縮不常苟一夕復來守歲則人
心不戰自屈矣我前拒衆者以此皆嘆曰非所及久之拜鳳翔
尹兼隴右涇原節度行營副元帥徙封西平郡王實封千戶百
戶李楚琳在京請與俱往帝方務安反側不許晟治害張鎰罪
殺王斌等十餘人又托行邊至涇執田希整并其黨石奇等悉

伏誅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爲涇原節度使成常追咎河隴之陷
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貪吝暴其和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
棄之爾且土無繒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寧有既乎因悉家費
懷輯降附專以訓耕積粟羈制西戎得大首浪息襲表以王號
每鹵使至召置於坐錦袍金帶以夸異之鹵皆指目歆詭吐蕃
君臣大懼與尚結贊謀唐之名將特戾與楚城三人不去之必
爲吾患卽遣使卑辭請和與兵踰隴岐故不鹵掠詭言晟召吾
來何不犒我以是謀間晟選兵三千使甥王佖伏汧陽旁擊其
中軍幾獲結贊又遣野詩良輔等攻拔撒沙堡殺堡使扈屈律
悉蒙等自是結贊屢乞和晟朝京奏言吐蕃無信不可許宰相
韓滉議合請調軍食以給西師上方厭兵疑將臣生事會滉卒
張延賞與晟有隙密言不可久持兵柄更薦劉玄佐李抱真帝

惑其言貞元三年備禮冊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乘車輅謁
太廟視事尚書省賜良馬二匹錦綵千計是歲吐蕃劫盟果如
晟言通王府長史丁璽爲延賞擗抑內懷怨謗見晟說曰夫惟
位高者難全以公之功乃奪兵柄蓋早圖之晟驚曰君安得不
祥之言執之以聞明年詔爲立五廟追贈高祖之隴州刺史曾
祖嵩澤州刺史祖思恭幽州大都督神主給牲器牀屋禮官
相事詔與馬綽圖像凌烟閣命皇太子書詔文以賜刻石于門
七年以臨洮未復詔許附其萬年九年薨年六十七帝聞流涕
廢朝五日詔百官進冊贈太師謚曰忠武葬日御望春門臨
送百官拜哭憲宗時配饗德宗廟庭仍與屬籍僖宗狩蜀倉部
員外郎袁皓采其功烈爲興元聖功錄編賜諸將以表勵之爲
人沉默有所謀猷雖至親未嘗泄臨下明察凡治軍知某有何

勞其有何長至所養小善必記姓名深惡朋黨構陷其好善嫉
惡一本至誠隆於故舊所厚嵐州刺史譚元澄貶死岳州疏直
其枉得贈寧州刺史仍撫成其二子嘗慕魏徵直言危行每進
對必謇謇盡大臣節司馬李叔度以爲此儒者事非勲德所賴
歛容謝以失言其得備位將相卽事有難忍默而不言豈所謂
有犯無隱邪言之是非惟上所擇爾叔度慙而退其治家以嚴
稱子姪謁見言不及公事崔氏女當歲正歸寧襲以堂上有姑
當泊酒食卽卻還朝廷每有恩賜非宴樂輒不聞鍾鼓聲薨後
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致靈座時遣中使至第存撫諸子教戒
備至有一善必以聞其眷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子十五其聞者
四 愿少謙謹以父功大召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
國居喪得禮服闋同兄弟九人召見咸命以官愿轉左衛大將

軍元和初領夏綏銀宥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政簡而嚴境內肅然徙武寧軍奉辭討鄆屠城下也捷奏屢聞以疾用弟恕代召爲刑部尚書疾愈志操頓衰授檢校左僕射移鎮鳳翔怠於爲理惟廼壁色長慶中徙宣武以威刑馭下川斐弟實綏典親兵驕鶩貪吝牙將李臣則等因衆忿夜斬綏首愿同變與數人縋而逸其家咸死于兵惟三子匿免亂兵推李外主後務事聞朝廷念舊不加罪貶隨州刺史入爲左金吾大將軍復拜河中尹政跡不改軍政愈弛惟事結納官資隨盡幾致于亂卒贈司徒憲長喜儒以禮法自矜始授太原府參軍更禮泉尉辟于頃襄陽府佐并田弘正從事授衛州刺史以治行稱徙絳州河中兵食仰給于絳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故厰保山爲固民艱于輸乃更權負載勞費治新倉汾水之濱令載以輪絳人賴利

入爲宗正少卿副胡証送太和公主使回紇還獻入蕃道里記
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太和中歷江西觀察討南節度
使卒年五十六性本明恕善吏治不以勲伐自居所歷咸政績
暴著常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時議多之 恕字元直性
沉鷲有籌略善騎射初蔭補協律郎遷累銜尉少卿早喪所生
爲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號慟旣練展薨與憲廬墓側二人最
稱仁孝上聞遣歸徒跣復往知不可奪許之服除授太子右庶
子出更坊晉二州刺史治威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進詹事會
代蔡輒求自試宰相李逢吉言其可用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
御史大夫隨唐鄧節度使滿知高霞寓戰敗袁滋遷懦氣勢傷
沮初至無所震發詭言天子知恕不忍故委以撫養非令吾戰
衆信而安之至乃推誠待士務強卑弱斥娼優屏嬉樂有傷癢

疾病親爲營護賊降輒聽其便給粟帛勞遣云汝乃王人無棄
父母與孤今還塋并恤之衆咸願爲效死無何山川險易與賊
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遣山河十將馬少良擒賊曉
將丁士良至與語辭氣不撓與之因釋其縛署爲捉生將士良
感恩乃獻取吳秀琳策曰文城柵久不能破以陳光洽爲之謀
我能爲公取光洽以降秀琳恕從之果禽以獻親釋其縛署以
爲將仍單騎抵文城柵與秀琳語卽用其衆攻吳房縣取往亡
日擊之賊不爲備破其外城獲將李恕有材勇恕用之更名忠
義秀琳欲遂取吳房恕曰不可恐賊專力以固巢穴不若且留
分其力勢復引還秀琳又進謀必欲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恕
乃授其將史用誠計策以祐素易官軍伺於張柴砦刈麥潛引
壯騎伏旁林中播旂於前若將焚麥者彼必來拒卽驅輕騎生

擒以還。與李忠義皆待以上客。令祐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專統山南奇材銳士。祐拊檄鳴咽。諸將多諫不可近此二人。不聽。日夜與定襲蔡之謀。舊令舍謀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慰。譏者反效。以情益悉。賊虛實知其隙。有可乘。先從祐計算。敢死士三千號突將。親教習之。使爲前鋒。李忠義副之。出文城柵。襲破張柴砦。殲其戍卒。勅士少休。復旆而出。會大風雨雪。偃旗裂膚。馬縮士凍。吏諱所向。令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咸失色。監軍泣曰。張柴以東陂澤阻。與衆未嘗蹈。果落祐計。分以必死。決無生還。愬道分輕兵絕澗。曲朗山二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弧城。雪愈甚。城旁皆鵞鵝池。下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知者。祐卽坎墻先登。殺門者。發闕忠義從之。留持柝傳夜。卽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

濟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歸索寒衣爾。俄聞號令，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拒戰。田進誠兵薄南門。元濟請降，愬梯而下之。不戮一人。凡執事帳內厨厩廝役悉用其舊。使之不疑。兵屯勒場，俟裴度至，奉以宰相禮，具棗羹，候於馬首。度辭之。愬曰：此方巖上下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乃受。愬謁蔡人，聶觀明日還屯文城柵，詔進檢校左僕射兼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鄧八州觀察等使上柱國封涼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賜一子五品官。元和十三年徙鎮鳳翔，會李師道反，敗帥武寧軍在徐理，具有方畧，許以董重質軍中自效。至乃署爲牙將，戰于金鄉，凡十一遇擒賊隊，將五十俘，獻萬計。滑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昭義節度，賜第興寧里。又代田弘正帥魏博，會弘正被殺，素服令軍中田公撫。魏七年使汝富。

庶通于王化皆其力也上多其愛理更治鎮人今乃不道而戕害之是無親也父兄子弟何以報之衆皆哭又遺牛元翼玉帶寶劍曰吾與先人以掄大盜平蔡姦者今宜用之以平鎮人元翼感承不愛其死懇方欲有所制置會疾作不能軍代以田布除太子少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穆宗聞之震悼贈太尉諡曰武勲名與父齊等咸冠于世近代未有行已儉約仍父故居無所增廣與鄭注善議者不以掩其賢 聽字正思七歲舊爲協律郎長辟佐于順府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拜爲神策行營兵馬使斬賊驍將憲宗壯之詔圖狀以獻承璀用其計縛盧從史遷左驍衛將軍出爲蔚州刺史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官開五鑪鑄錢日五萬人無犯者移刺安州柳公綽咨以一切軍事聲振賊中召爲羽林將軍討李師道復刺楚州邠人易淮西兵弱

潛加訓練士皆振奮掩賊不虞使趨迎水破汴陽絕龍沮限遂
取海州攻朐山降之懷仁東海兩城望風送款以功兼御史大
夫夏綬銀符節度使又徙靈鹽開廢光祿渠復屯田以省轉餉
引溉塞下地千頃後頗其利進檢校工部尚書穆宗初廷臣言
素有執守使代襲度統兵北討幽鎮改兵部尚書充河東節度
使敬宗轉義成軍太和初魏將刁志沼反詔出兵援史憲誠擊
殺有功封涼國公拜一子五品官復討王廷湊亂悉兵屯貝州
路出于魏憲誠懼其襲取衷甲以伺候吏密白聽敕士餐兵野
次魏人乃安俄憲誠請朝詔聽乘帥魏博遷延不赴魏人怨竭
其府庫遂殺憲誠乘城拒守聽不得入屯于館陶備禦不設魏
兵來襲師驚潰死失殆半盡棄輜械晝夜馳免中丞溫造等劾
奏請論如法素以賂遺得權倖心多爲助力罷爲太子少師未

幾復檢校司徒節度邠寧改帥武寧軍有故奴爲徐將不喜聽來懼而辭疾授太子少保歷鳳翔陳許自恃勲舊不禮鄭注囚倚其過除太保分司開成初再任河中十更方鎮文宗嘆以付之兵柄不疑退處散地不怨惟聽爲可四年以疾還卒年六十一贈司徒治官頗苛細急羣歛極意所欲盛飾車馬服玩好方書擇其驗者題于幃帟墻屋皆滿子琢以家閭擢累義昌平盧鎮海三節度使以無顯功不爲士大夫稱道數被免官復遷廣明時沙陀數盜邊琢以宿將拜檢校右僕射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徙河陽三城坐逗撓下遷刺史卒

冊曰桓桓太師義勇天資運鍾禍亂力拯顛危愬事章武誅蔡平齊凌煙圖畫父子爲宜

馬燧字洵美系出右扶風徙汝州郟城祖珉左玉鈴衛倉曹叅

軍父季龍舉明孫吳兵法科仕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略使兄炫
字弱翁少以儒學聞隱蘄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署之
署太原掌書記常叅軍謀歷評事監察侍御史比部員外刑部
郎中爲田神功宣武節度判官歷連潤二州刺史以清白聞徵
拜右庶子左散騎常侍累刑部侍郎兵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
九燧自少姿度魁傑與諸兄共學見時方多事權策嘆曰丈夫
當建功業弘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祿山反使賈
循守范陽說與其誅賊將向潤客牛延珣傾其本根使進不得
入關退無所據坐受禽制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以時決祿山
遣韓朝陽害之燧走西山隱者徐遐匿之間道遁歸平原聞已
不守復走魏郡寶應中澤潞李抱玉署爲趙城尉當饋餉回紇
恃功恣肆有不稱輒殺人烈士賓介無敢往燧卽自典辦具先

賂酋帥得其信旗誅犯令者迄出境無敢爲暴且告以恩情因說抱玉曰僕固懷恩樹黨自重裂河北以授薛嵩等四降將其子瑒仇勇不義將必窺太原公當備之旣而果然嵩自相衛渡河遺懷恩糧抱玉令燧說嵩絕懷恩自歸朝廷署燧左武衛兵曹參軍累陞鄭州刺史勸課農田總戶籍歲一稅之人稱其便徙懷州乘荒亂後瘞藏骸骨務勤教化禁止橫歛將吏有覩者躬造禮之大獲秋稔民賴以濟抱玉守鳳翔表隴州刺史州西峻山直吐蕃通道敵常出入聚石種樹爲譙櫓設門障之八日而畢敵不敢近從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授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水陸轉運使大曆中轉檢校左散騎常侍鎮河陽三城奉詔與李忠臣討李靈耀師次鄭州遇敵來犯忠臣兵潰將引歸鄭人震駭燧軍焚澤止之忠臣還收亡卒復振共敗賊將張

清於西梁固又獨破靈耀銳卒八千號餓狼軍進至浚儀值田
悅帥衆助逆忠臣合戰不利燧引四千人爲奇兵擊敗之悅軍
驍遁靈耀亦走汴州平燧知忠臣暴戾護其功不欲入城出舍
板橋忠臣入汴果爭功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十四
年拜檢校工部尚書河東留後進節度使太原承鮑防敗後兵
力單弱燧募廝役數千補騎士教以戰陣悉成精兵造甲分長
短三等稱士所衣戰車前日猛獸怪象器用完整又闢廣場肄
兵三萬威震北方建中二年入朝轉檢校兵部尚書封幽國公
奏田悅必反宜先禦備甫還鎮悅果圍邢州次臨洛築重城絕
内外援詔與李抱真李晟合軍救邢洛將李洪張仵燧出鄆口
未過險移書示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旣次邯鄲斬悅使者遣兵
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乃自攻臨洛使大將楊朝光

將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與二將營二柵間是夜東柵遁歸燧進營明山取東柵以置輜重悅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合兵守雙岡戒以勝則出家貲充賞令悅得過者斬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斬五千級朝光與焉生擒其將盧子昌并麾下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師戰自與銳士當之凡百餘合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閏亦解以功遷右僕射殫其私財以賜麾下德宗嘉嘆詔出度支錢五十萬以償進兼魏博招討使悅哀散兵燹洹水納與惟岳合兵收之燧進屯鄴請益兵佐以河陽李芄次于漳水悅遣王光進守漳長橋築月壘以扼進路更於下流維車數百絕河囊土遏水而渡悅知資糧不多深壁不戰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挑戰不出造

三橋逾河。未幾鳴鼓角。諸軍飽食。並趨魏州。旁匿百騎。須悅渡。卽焚橋。悅果率李納等兵譟而前。令士無動。預除戰場。列勇士五千以待。比至。縱擊之。悅敗。趣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橫尸三十里。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吸溜。青兵幾盡。悅夜走魏。嬰城自守。抱真。芄問計。答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三鎮相首尾。欲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必可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是役也。李載春以博州。悅兒昂以洺州。并王光進。符璘。李瑤皆降。遂傳魏城絕。御河上游。魏人愈恐。悅聞使告急。朱滔武俊未至。出兵背城而陣。燧復破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北平郡王。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燕趙聯兵。傳魏李愬光助戰。不利。燧兵爲水所灌。退保魏縣。會涇師亂。詔還軍太原。遣司馬王權

將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葉侖諸將子壁中涓橋遇帝幸榮。乃還。值時多艱。北邊數警。晉陽王業所基。益宜固險。乃引汾晉水注之城東。渚爲隍。決汾水環城。樹柳以固。足防。詔兼保寧軍節度使。帝還京。加檢校司空李懷光反。詔領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率步騎三萬招降晉陽。磁三州守將要延珍毛朝啟。鄭抗卽命兼節度使。固讓於康日知。若臣因降。受節後恐踵以爲常。帝嘉許。分兵收夏縣。畧稷山。攻龍門。降其將馮萬典。任象玉。遂圍絳。拔外郭。僞刺史王克同棄城去。遣李自良定聞喜。萬泉。虞鄉。永樂。倚氏等六縣。降其將辛旻。斬逆令裨將谷秀。又戰寶鼎。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級。獲馬五百。朝譏天下蝗旱多請宥。懷光帝未決。燧入朝。言河中近畿。逆計反覆。不可信。遽捨之。無以示天下。請給一月糧。上許之。度懷光所恃長春宮城令將

徐廷光固守若不下此城則曠日持久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
詢曰公等自豫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
言非止免禍富貴可保廷光感泣請降一軍皆流涕燧以數騎
入城其衆大呼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聞之嘆曰嘗疑馬公能
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焦籬堡堡
將尉珪降餘戍望風遁去遂濟河直抵城下陳兵八萬是日懷
光死守兵萬六千肯降誅其黨閭晏孟寶張清吳同等他脅附
悉赦之果二十七日優詔褒美遷光祿大夫還太原帝賜宸扆
台衡二銘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顏以寵之貞
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盟夏詔遂爲綏銀麟勝招討使次于石
州結贊懼乞盟帝不許復遣將論頽熱甘辭重幣轉請于燧明
年燧還太原與論頽熱俱入朝盛言可保宜許以盟天子然之

遂墮其計中。及平涼刦盟。寇兄子弁亦被執。蕃釋還以報德。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馬飢人疲。若此時引兵渡河。吾無種矣。帝聞。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奉朝請。薨年七十。贈太傅。諡曰莊武。生平雄勇強力。常先計後戰。善于督師。親自號令。士無不慷慨感動。戰皆決死。未嘗敗北。謀得兵勝。冠于一時。死後家貲甲天下。然以私忿與抱真交惡。力能擒田悅而不取。乃致三盜連結。終唐爲梗。平涼之會。關輔搖動。此謂才有餘而心不至。議者惜之。

子暢以蔭至鴻臚少卿。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諡曰縱平。生善殖財。兄彙卒。與嫂訟析產。晚爲豪倖。侵牟卽舊宅爲奉誠園。亭諸子來餞。至無室廬。當時因以爲厚蓄者之戒。孫繼祖四歲以門功爲太子舍人。五遷終殿中少監。

渾瑊本名日進。家世見回鶻。渾部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

秋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
軍署折衝果毅飾慶安思順遣提偏師入葛祿部略特羅斯山
破阿布思又與諸軍城永清及天安軍遷中郎將從光弼討祿
山略定河北射死賊將李立節猛貫左肩遷右驍衛將軍趙雲
武至天德遇吐蕃入寇敗之又從子儀復兩京勝安慶緒於新
鄉擢武鋒軍使檢校太僕卿從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
最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率所部歸子
儀父因戰死起復勅方行營兵馬使從擊吐蕃於邠州有功加
御史中丞留屯邠賊復入至奉天戰于漠谷有功遷太子賓客
復屯奉天周智光反奉子儀令以步騎萬人下同州及平又令
先赴邠州屯於宜祿防秋兼御史大夫大曆七年吐蕃大入城
會涇原馬磷次黃善原引衆據險設槍壘逼賊奔突史抗等內

驍騎左右去槍此駒馳城既還敵躍而入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將罪之。城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城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自是歲於長武城防秋。十一年領邠州刺史擊走吐蕃于方渠懷安等鎮。子儀入朝留知邠寧慶後務回紇侵太原破鮑防軍拜都知兵馬使自石嶺關而南督諸軍拊角紇引去進兼單于副都護充振武軍使檢校工部尚書德宗析子儀所部爲三節度進城振武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綏銀麟勝等州節度副大使未幾徵入爲左金吾大將軍李希烈反詐爲交通書帝知反間不疑更賜良馬錦幣爲普王荆襄元帥府中軍都虞候奉天之符率家人子弟偕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泚兵初薄城與隔門相持晨至日中不解城曳剌車塞門乘火勢力戰城方解去自是

二十五日開。賊四面攻圍。矢石如雨。晝夜不息。賊隨機應變。僅能自固。此衣黃袍。使賊徒馳騎環城。招降公卿士庶。漫言不識天命。帝召臧。授諸勅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使募突將死士。賜御筆。使量功署。詔因曰。朕與公訣矣。令中官馬承倩隨往。有急可奏。臧俯伏。咽會賊造雲梁。廣數十丈。載數千人。施大輪。以氍毹周布。水囊驅民。運土塞陞。臧與防城使侯仲莊掘大隄。積薪。然之時。王師乘城者皆凍餒。兵盡甲敝。但以忠義感。卒使當賊羣。臣號天以禱。城中流矢自拔。去流血戰益厲。雲梁及隄而陷。適風返焚。梁賊皆死。舉城懽譟。授二子官。第賞將校。進行在都。知兵馬使實封五百戶。李懷光叛。帝幸山南。分布諸軍。翊衛仲莊殿後。纔入谷口。追騎至。亟命却之。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永平

等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如漢拜將故事率諸軍趨京師賊將韓旻屯武功來拒率吐蕃論莽羅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赴奉天應接李晟以抗京城西面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兼侍中封樓煩郡王駕還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改封咸寧郡王討李懷光加朔方同陝號行營副元帥河中平加檢校司空任一子五品官陪祀南郊禮畢還鎮吐蕃尚結贊請盟本以靈州杜希全涇原李觀易制欲令預盟執之徑犯京師帝遣崔翰報以二將各守分土不可出境乃以臧克會盟使統兵二萬盟平涼川遇吐蕃來刦不知所出走惺後得牧馬不銜而馳十里始得銜勒賊追矢若雨頗裨將辛榮據北阜與戰故得無傷判官韓弁監軍宋鳳翔皆死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使鎮奉天蕃去仍還貞元四年就

加邠寧慶副元帥十二年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薨于鎮年六十四
喪朝五日贈太師諡曰忠武爲人忠勤謹慎通春秋漢書
史記自著行紀一篇辭不矜大功雖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
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若在帝前物論方之金日磾貞元
後藩鎮多獲姑息惟城有所論奏不盡從可私喜以爲主上不
疑治蒲十六年猜問不能入君子賢之五子 鎬性謙謹喜交
士大夫歷鄧唐二州刺史有政譽元和中邊吏貪虐沙陀部震
擾不安李絳請遣才識稱者乃轉延州刺史討王承宗遷檢校
右散騎常侍義武軍節度副使俄代任勉簡爲使檢校工部尚
書治兵練卒頗有威望然短於計畧不知持重與鎮相去不百
里引兵壓境賊始聞畏懼俄見斥堠不立反潛師焚府積屠鄉
聚鎬怒進攻大敗而還詔以陳楚代之貶韶州刺史復貶循州
弘簡錄

卒贈工部尚書。鐵以陰補諸衛參軍累擢至豐州刺史坐贓貶袁州司馬還爲袁王傅至太子詹事訓注亂家業剽盡文宗憐之歷少府殿中二監拜壽州刺史終諸衛大將軍

冊曰功難掩罪戾不可欺二將勲名俱邁等夷評其優劣有識所悲

戴休顏夏州人家世尚武雖居行伍志膽不凡郭子儀引爲部將論平党項羌以安河曲擢試太常卿累封濟陰郡公至咸寧郡王兼朔方節度副使城邠州功最遷鹽州刺史朱泚反聞報號泣率蕃漢兵三千晝夜馳奔行在德宗嘉之以捍禦勞賜實戶二百帝稱梁洋留守奉天李懷光使人誘之斬其來使勸兵自守懷光貽駭白涇陽夜遁遷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合渾城兵破泚偏師斬首三千級追至中渭橋京師平又與

賊率兵趨岐陽邀泚殘黨策勲加檢校右僕射進戶四百從乘
輿至京師賜女樂甲第拜左龍武軍統軍卒年五十九廢朝贈
揚州大都督弟休璿歷開府儀同三司封東陽郡王休晏歷輔
國大將軍封彭城郡公俱以將畧稱

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養於宦官駱奉先冒其姓名元光長
大美幹鷁勇多謀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李懷讓奏署鎮國
軍節度副使在潼關十年士心懾服德宗幸奉天僞將何望之
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城走望之據城欲聚兵以絕東道元諒卽
引所部乘其未備徑攻其城望之遁時倉卒襲闕剽掠數日募
得萬餘人軍氣始振以功加御史中丞賊來攻輒卻乃以兵屯
昭應與尚可孤王權犄角賊不敢踰渭南未幾遷華州刺史檢
校工部尚書鎮國軍節度使封武康郡王斯泚使劉忠孝召還

幽隴兵不得入關。由是華州獨完。俄詔與李晟收京師。次于潼
 西。率先奮擊。敗之。進屯苑東。晟使壞苑垣入。泚迎戰。皆北。衆遂
 大潰。京師平。讓功於晟。退壁近郊。人謂有古良將風。加檢校左
 僕射。實封戶五百。賜甲第。女樂并一子六品官。又討李懷光。僞
 將徐廷光素易之。數嫚罵。斥侮其祖。廷光後降。馬燧待之加厚。
 元諒遇諸途。卽數其罪殺之。詣燧謝。燧怒。將殺元諒。韓游瓌渾
 瑊爲解。輸錢百萬。勞軍。自贖。有旨令有司勿論。又詔從瑊會盟。
 平涼令屯潘原。去平涼七十里。元諒以敵詐。不情。萬一有急。何
 以赴請。與瑊連營。瑊以詔旨不聽。密徙相近。旣會。瑊雲物不祥。
 曰。賊必有變。傳令部伍出陣。值瑊奔還。而涇原節度李觀亦以
 精兵伏險。相表裏。追騎始退。徐乃振旅而還。殺二人。瑊幾不免。
 帝嘉嘆。錫善馬金幣甚厚。固陽姓名更節度。隴右移治長原。隍

渠涇圯旁皆平林。藹草敞入寇。常牧馬休徒於此。至則培高浚。淵與士卒均執苦。桶騎榛莽。開美田數十里。勸士墾藝。歲入粟。救數十萬斛。又築連弩臺。遠烽堡爲守備。進據勝。促列新壁。賊至無所掠。戰又輒北。由是涇隴以安。西戎憚之。卒于鎮年六十。二贈司空。諡曰莊威。

韓游瓊河西靈武人。始爲郭子儀裨將。祿山使阿史那從禮將同羅突厥五千僞降。出塞門誘河曲九蕃府并六胡叛部落。遣與辛京果擊破之。九蕃府還附。累進邠寧節度留後。奉天初。特衛兵未集。首與慶州刺史論惟明。滑州兵馬使賈隱林合兵三千赴難。白乾陵北趨醴泉。未至。監軍翟文秀欲駐壁伺賊。西夾攻取之。若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天子也。游瓊曰。不然。我寡賊衆。彼分以抗我。其餘衆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

且奉天無强卒安能夾攻吾士乏且寒賊利誘之必潰會上聞賊信宿且至追入城泚黨果至出圍城下初不利泚兵奪門游瑒殊死戰方解賊取佛祠乾木大治戰棚雲梯士皆懼游瑒曰是可火也遣將郭詢郭延玉引銳士三百傳滿直出投薪焚之既而賊大譟攻南雉游瑒使趨北雉賊氣沮推赴難功列爲第一與惟明隱林各統禁軍李懷光誘之爲變輒發其書帝許以忠義對曰臣未敢當但懷光誤臣使震驚乘輿後持自解帝嘉其誠問計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怙以爲亂今邠有張昕靈武有寧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勣臣渭北有竇覲皆守將也陛下以地與衆授之罷懷光權而將以元功諸將仰首各專其城彼亦安能獨亂耶帝曰罷懷光權恐泚益張奈何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之賞今貢賦方至發而酬之

其守自固。邠有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殺四方，仗義而起賊，不足慮。帝美其言，會懷光誘使復至，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渾瑊得書，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嫂罵瑊，帝疑有變。卽日幸梁州，游瓌遣子從帝。時旣失兵柄，不知所歸。客劉南金說曰：邠有留甲，可以立功。殆天假也。游瓌怙招舊部八百，馳入邠。說昕曰：懷光自歸，嗣機公今可取，富貴無其汗，不義也。我願以麾下爲先驅。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昕欲殺游瓌。戒左右裹甲入，昕小史李岌潛白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遂斬昕。時懷光子玢在邠，獨衛出之，使奔涇陽。懷光遂走蒲州。游瓌屯七盤，受李晟節度，詔拜邠寧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分扼京西要險。破泚兵，咸陽泚走涇州，使諭其將楊澄，拒不納。泚遂敗，從帝入京，遷檢校左僕射，實封戶四

百賜號奉天定難功臣還鎮邠寧懷光寇同州率兵併力敗賊衆五千懷光勢蹙乃縊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邠寧游瓌追至安化敵營合水北度行無人地必怠可襲取之遣將史履澄夜領兵五百斫營斬數百級取馬五千黎明賊兵尾擊游瓌羅幟自衛鑼鼓四發賊驚潰去復圍鹽州刺史杜彥光以城降之又取銀夏麟等州詔與李元亮韓全義率師一萬收復鹽州會吐蕃復請盟朝廷許之游瓌奏敵入漢地食禾菽方春而病此天亡時也戎人弱則請盟強則入寇今侵地益深而乞盟詐也帝不納令以軍屯洛口會盟之日率勁騎五百以待非常令曰卽有變急趨相泉以分敵勢賊見解去後又寇大回原游瓌方壁長武卽選騎八百迎擊自引兵繼之監軍以爲不可易答曰賊攻豐義今先破游騎則彼大衆不敢前矣戰于南原大敗之吐

暮夜遁會子欽緒爲射生將衛京師與妖人李廣弘謀反事泄奔邠中人捕斬之游瓌懼求歸死帝不許執其二孫送京帝亦原之未幾入朝素服聽命有詔復任勞遇如故初游瓌之朝衆謂且得罪齋送殊薄旣還舉軍不自安大將范希朝畏誅奔于鳳翔游瓌請城豐義以遏敵侵帝從之遣兵築纔二板而潰寧州卒數百復出大掠游瓌不能禁用張獻甫代之還京拜右龍武統軍卒諡曰襄廣弘者自言宗室子始爲浮圖妄稱見岳瀆神當作天子市民董昌舍之資敬寺相工唐邵許其大貴乃誘神策將魏循李僂越州參軍劉昉等作亂陰相署置將以十月十日舉事未發循僂上變被擒及其支黨鞠仗內付三司訊實皆誅死由是禁人不得入觀祠

弘簡錄卷之三十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唐四之一

陳叔達

耶頴孫餘 蘇世長子良 鄭善果從兄

韋雲起孫方 裴矩

楊弘禮弟弘武 杜淹

韋挺子侍賈 萬石

崔仁師 盧承慶父承公弟承業

張行成 裴行儉 崔義玄子神基 崔敦禮 孫處約

高智周附蔣子慎 趙仁本 樂彥瑋 邢文偉高子

崔融 李至遠子會從 李嗣真裴知 員半千石抱忠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少子十歲封義陽王性穎悟嘗因侍宴

賦詩十韻徐陵以為奇歷侍中并陽并都官尚書入隋廢久不

調大業中授內史舍人出爲絳郡通守義師至歸欵擢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溫大雅同管機密當禪代時冊文詔誥咸出其手武德初擢黃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爲人頗負才名兼善容止每占奏明辨播紳屬目凡江左士客長安者多薦諸朝嘗賜食得葡萄不舉歸以遺母帝嘆之加賜物段貞觀初進階光祿大夫坐與蕭瑀忿爭免官未幾母喪以先有疾太宗遣使弔弔者喪除尚病授遂州都督不拜初建成構難時高祖將惑之賴叔達極意救止至是拜禮部尚書諭曰以此官報謝叔達不敢當奏曰當時豈獨爲陛下乃社稷計耳後以帷薄汙慢被劾帝爲掩護除散秩第卒初諡曰繆改諡忠贈戶部尚書有集十五卷

郎頴字楚之定州新樂人大業中山司隸郎爲民部郎中兄蔚

之左丞郎俱有文名時稱二郎武德初歸朝擢爲大理卿封常
山郡公與李綱陳叔達詳定律令俄令持節招諭山東爲竇建
德所獲將以威武誘以厚利終不肯屈賊平得還尋許致仕卒
年八十餘諡曰平子知運貝州刺史二孫餘慶高宗時爲萬年
令理有威名路不拾遺卒於交州都督餘令少博學擢第授霍
王府參軍與從父知年同爲王友數上詞賦王深敬之自慶培
塿得蔣松栢俄轉著作郎幽州錄事參軍有浮屠積薪自焚長
史裴獎率官屬將往觀焉餘令諫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彼違
教蔑義反其所欲必有邪謀毋輒輕往試廉之果得姦狀孝敬
在東宮餘令以梁元帝時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以獻太
子嗟重會病卒時人哀之

藉世長京兆武功人祖彤後魏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封

建威縣侯死於王事世長十歲襲爵周武帝奇其幼問讀何書
對曰孝經論語有何言可道曰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爲政以
德帝稱善使卒學虎門館入隋爲長安令數條上便宜大業末
爲都水少監督漕上江閘煬帝被弑發喪哀慟王世充僭號署
行臺右僕射與其姪弘烈并將豆盧褒鎮襄陽高祖數遣使諭
降不從洛陽平相率來歸帝誅褒而讓世長來晚謝以自古帝
王受命比于逐鹿陛下雖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之事今
武功舊人死王略盡唯臣得見太平帝笑而釋之命監玉山屯
他日引見玄武門與道舊故嘲以名長意短口正心邪世長因
奏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
悅尋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問今日樂乎對曰不滿十
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曰狂態復發矣又將獵武功諫以新遭突

厥寇掠鄉聚凋殘百姓殆不堪所求帝不聽常侍宴披香殿酒
酣進曰此殿煬帝作耶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殷由
我所營對曰聖人受命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爲足今天下厭隋
侈靡歸于有道正宜去奢復儉乃雕麗若是非所以易其亂也
帝咨重其言後歷陝州長史秦王開天策府引爲軍諮祭酒陞
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拒却賂遺朝廷壯之出
爲巴州刺史舟敗溺死爲人才辨機警博涉於學然嗜酒簡率
無威儀在陝時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伍伯疾其詭譎
之流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子良嗣高宗時爲
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正色數諫甚見尊憚帝嗟異遷荊州
長史有宦者取江南作蒜上苑所過縱暴良嗣囚之上書言狀
下詔慰獎棄所取竹徙雍州以嚴爲政民飢多盜每發三日內

必禽園中號稱神明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
守西京賦詩餞送尚方監裴匪躬鸞諸苑果蔬儲利駁以公儀
收葵去織未聞天子與人爭利遂止入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
臺三品怒薛懷義叱左右批其頰后戒令出入北門毋犯南衙
宰相載初元年罷爲特進仍知政與韋方質不平爲所引逮憂
悸而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孫踐言官太常
丞爲酷吏陷削爵籍死嶺南神龍初復爵贈司空曾孫務元繼
襲終邪王府長史

鄒善果鄒州滎澤人祖孝穆西魏少司空岐州刺史父誠周大
將軍開封縣公以討尉遲迥沒于王事善果襲爵方九歲受册
悲慟不能自勝觀者流涕隋開皇初改封武德郡公拜沂州刺
史大業中轉魯郡太守母崔氏賢明曉政道每善果理政嘗坐

關內聽之。聞其剖斷合理。則大悅。若稍不當。輒不與言。令代牀
前不去。亦不敢食。久之。始語曰。吾非怒汝。蓋愧汝先君在官清
恪。以身徇國。吾亦望汝繼父之志。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
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死後何面目見先君。善果由此。願已爲
清。自吏所在。有政。緝百姓懷之。朝京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
天下第一。各賞物千段。黃金百兩。會突厥圍煬帝於鴈門。以守
禦功。拜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遷民部尚書。隨宇文化及至聊
城。淮安王神通聞之。因出督戰。爲流矢所中。寶建德克聊城。爲
其將王琮所擒。謂曰。公隋室大臣。忠臣子嗣。自夫人亡後。清稱
益衰。奈何爲弑賊。苦戰傷我。若此。善果愧赧。乃奔相州。淮安王
送于京師。高祖遇之甚厚。拜太子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封榮
陽郡公。數進諫。東宮多所匡正。未幾。遷大理卿。兼民部尚書。正

身奉法甚有善績詔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並令升殿侍立從兄元壽亦預時以爲榮山東平命持節爲招撫大使後歷禮刑二部尚書貞觀元年出爲岐州刺史以公事免復起爲江州刺史卒元壽字德芳隋岐州刺史沛國公譚子少居戎旅明于軍法襲爵拜儀同三司轉右武侯將軍改封莘國公大業中爲文城郡守來降拜太常卿從定京城兼參旗將軍常令巡詣軍教其兵事突厥與宋金剛潛謀寇汾晉詔遣入蕃諭以禍福叱羅可汗不納偶因疾死其下疑爲所毒乃囚元壽不得歸頡利立高祖遣之財物許以結婚始放還上勞之拜鴻臚卿尋居母喪突厥又寇并州欲往招慰詔令裴寂充使時敵騎數十萬從介休至晉數百里填映山谷頡利引見責中國負約元壽隨機應對竟無所屈因反罪其背誕伺其慙服隨說之曰漢與突厥

風俗各異漢得突厥不能臣之突厥得漢復何所用惟資將士抄掠資財可汗反無所獲不若早收兵馬遣使和好必獲重資且與大唐結爲兄弟行人不絕何乃捨恩取怨違多就少顏利納其言卽引還太宗璽書慰勞貞觀三年又奉使還奏突厥六畜疲靡人皆菜色牙內炊飯化而爲血妖徵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後其言皆驗累遷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起爲宜州刺史復封沛國公居官有幹畧所在頗著聲譽自義寧以來凡五入蕃充使幾至於死者數四但其父子之間不以孝聞清論鄙之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從孫果知名則天時爲天官侍郎韋雲起京兆萬年人自少識悟師事太學博士王頗許以能取富貴隋開皇中舉明經補符璽直長帝婿柳述爲兵部侍郎握兵要性豪侈未嘗更事所用山東人朋黨罔上雲起條陳其奸

帝納之爲羅耶楚之等顧述曰所言爾藥石也尋授通事舍人
大業初改謁者會葬丹寇營州詔護突厥兵往討啓民可汗發
二萬騎離爲二十屯聯絡四道不相交雜契丹本事突厥情無
猜忌給詣柳城與高麗市易因引騎南過賊營夜還而陣契丹
不知遲明掩擊之獲牲口并男女四萬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
產半分與突厥餘俘入朝煬帝大喜拜治書御史劾奏虞世基
裴蘊怙寵放命四方有變不以上聞請付法司案罪鄭善果反
誣貶大理司直幸江都謝病歸義旗入關上謁長樂官授司農
卿封陽城縣公武德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會突厥入
寇詔總商寧以北九州兵禦之得一切便宜四年授西麟州刺
史移夔州轉遂州都督懷柔獫狁咸得其心遷益州行臺兵部
尚書與行臺僕射竇軌有隙會弟慶儉慶嗣事隱太子太子死

軌慮其爲變陰設備而後告之雲起果疑問詔書何在軌誣爲同黨執而殺之頗初與論時事每調剛腸執惡恐不得其死訖如其言伯父涇武德初國子祭酒終綿州刺史子師寶垂拱中官至華州刺史太子少詹事封扶陽郡公孫方質光宅初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遷地官尚書改修垂拱格式多所損益時人稱之有疾武承嗣候間捦牀不爲禮尋爲酷吏所陷流死儋州沒其家神龍初復官爵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祖他後魏東荊州刺史父訥之北齊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及長博學知名富文藻多智數仕齊爲高平王文學隋文帝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丁母憂遇文帝受禪起復遷給事郎伐陳領元帥記室平日晉王廣令收圖籍歸之秘府累遷吏部侍郎大業初西域諸蕃款張掖塞

與中國互市場帝遣監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畧徧訪西域風俗
及山川險易君長姓族物產服章撰西域圖記三卷奏聞帝悅
賜物五百段日引至御座顧問西方之事盛言西域多珍寶及
吐谷渾可并之狀帝信之委以經略拜民部侍郎俄轉黃門侍
郎叅預朝政令往張掖招引蕃夷至者十餘國帝有事恒嶽咸
來助祭將巡河右復遣使詆高昌王鞠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
賄以厚利導使入朝帝次燕支山王及西蕃二十七國盛服珠
玉錦屬焚香奏樂歌舞相趨謁於道左又令武威張掖士女盛
飾縱觀填咽周亘數十里帝大悅及滅吐谷渾蠻方納貢諸蕃
懾服相繼來庭拓地數千里役戍委輸之費歲巨萬計中國騷
動帝以矩有綏懷之畧加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帝幸東都又
諷大徵四方奇伎作魚龍曼延角觝於洛邑以誇諸戎狄終月

而罷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酒食遺草藉率諸部貿易所至悉
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有識者無間。府夏咸哂其矯飾。帝獨稱
爲至誠語。宇文述牛弘謂矩大識朕意。凡所奏皆朕成算。未發
輒先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群令與將軍薛世雄城伊
吾而還。賜錢四十萬。矩因進計縱反。間於射匱使潛攻處羅處
羅。因爲所迫。竟隨入朝。帝又甚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巡
塞北。帝幸啓民可汗帳。時高麗遣使適在啓民。不敢隱引之。見
帝。矩因奏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時分爲三郡。晉氏亦
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戚先帝。久欲征之。但以楊諒不肖。師
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使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
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從化。必懼皇靈。遠暢膏令。入朝當可致
也。請面諭其使。令還本國。速王朔靺。遲卽倡率突厥誅之。帝納

焉征遼之役自此而始王師再臨皆從以勞遷右光祿大夫時
綱紀日亂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賄遷惟矩挺節無微聲從
幸江都聞唐入關帝問方畧勸與早還方可平定又恐爲身
禍每遇人盡禮雖至胥吏皆得其歡心衛士從幸日久往往逃
去奏以人無匹合豈能自安請聽私相奔誘因而配之軍中咸
感其惠會帝昏侈逾甚不能有所諫諍惟悅媚以取容字文化
及僭位署右僕射及敗竇建德復以任之令專掌選事建德本
起羣盜事無節文乃爲制定朝儀權設律法憲章頗備大爲所
悅每事諮訪復敗僭建德妻并僞將曹旦齋傳國八璽舉山東
地來降封安邑縣公武德五年拜太子左庶子俄遷詹事令與
虞世南撰吉凶書儀參按故實甚合禮度學者稱之八年兼檢
校侍中秦王已誅建成其黨尚保宮城欲來決戰王遣矩曉諭

之衆方散復拜民部尚書年八十精爽不衰以曉習故事甚見
推重太宗初年務止姦吏遣人資財物試諸曹有司門令史受
絹一匹怒將殺之矩諫陛下陷人於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嘉
納其言貞觀初卒贈絳州刺史諡曰敬有所撰開業平陳記十
二卷子宣機高宗時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左中護

楊弘禮字履非華陰人素從子父岳大業中爲萬年令密表玄
感必反卒死于獄高祖受禪詔弘禮募索得清河郡公除太子
通事舍人貞觀中歷兵部員外郎西河道行軍長史累遷中書
舍人伐遼拜兵部侍郎入叅謀議出領行陣跳出賊背所向摧
靡帝望見其軍袍仗精明殺獲甚多語許敬宗以爲有文武材
時宰相悉留輔皇太子乃以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明年
加銀青光祿大夫轉司農卿出爲崑丘道副大總管節度諸道

軍破處月處密殺焉者王降馭支部獲龜茲于闐王凱旋會帝崩大臣疾之謫涇州刺史永徽初追論其功遷勝州都督改太府卿卒贈蘭州都督諡曰質弟弘武少修謹武德中拜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歷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荊州司馬東封擢司戎少常伯駕還特詔補授吏部五品官遷西臺侍郎漸見親委時帝專用后言欲因風之會帝讓以授官多非其才對曰臣妻剛悍比有所屬輒不敢違帝笑不罪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在職無大設施特謙慎自守以清簡稱卒贈汴州刺史諡曰恭三子皆內供奉元禧善醫武后尤信愛以忤張易之發其逆節舊事貶元亨睦州元禧資州皆刺史元禕梓州司馬易之誅復任京官族父纂字續卿周雍州刺史儉之孫隋溫州刺史文緯之子博涉書史尤明時務登大業進士爲朔方司法書佐坐

玄感累廢居蒲城義師渡河上謁長春宮遷侍御史數言事稱
旨除考功郎中貞觀初爲長安令按所部妖婦袁氏不得其情
後敗太宗惡其不忠將殺之溫彥博救免除河南道巡察副使
尋拜尚書左丞轉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餘載長於吏道銓叙
有聲然多抑文雅進黜吏度時任數頗爲人所譏後終戶部尚
書封長安縣男贈幽州都督諡曰恭子守愚則天時官至雍州
長史守北岐州刺史從子助左肅機至工部尚書

杜淹字執禮如晦從父周豫州刺史業之孫隋河內太守徵之
子少聰辨多才藝弱冠有美名與同郡韋福嗣同入太白山邀
求時譽冀得美官文帝惡之謫戍江表赦還被薦授承奉郎大
業末官至御史中丞素與如晦有隙王世充僭號兄弟俱爲所
獲署淹吏部侍郎親近用事譖殺如晦親兄并囚其弟楚客瀕

至俄死世克平淹當誅楚客請救如晦不許泣曰叔殘兄今兄
又棄叔門內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於高祖得釋然久不
得謝欲往事隱太子封倫以諗房玄齡白于秦王引爲天策府
兵曹參軍擢文學館學士兼左庶子嘗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
武德七年帝避暑仁智宮會楊文幹謀反辭連太子歸罪宮臣
淹與韋挺王珪俱流越嶲王知其誣餉以黃金三百兩踐祚召
爲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食四百戶以多識典故特詔東宮儀
式簿領悉聽裁訂俄判吏部尚書叅預朝政所薦四十人後皆
知名嘗白刑部員外郎邱懷道可用帝問狀對曰當隋之時有
清慎名及幸江都羣臣阿奉獨執不可又問卿時何言謝曰臣
位下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然則世克親任亦胡不言對曰
同嘗言不見用帝笑而止未幾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襄居官

無清白名時議薄之子敬同龔爵官鴻臚卿孫從則中宗時爲蒲州刺史

韋挺後周逍遙公夏之後世居京兆萬年父冲隋民部尚書嘗爲營州總管經略高麗挺少善隱太子署龍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驍騎并左衛率自越楊召還以女爲齊王祐妃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薦遷尚書右丞俄授吏部侍郎進御史大夫封扶陽縣男帝獨意任之左右無爲地者時與房玄齡等俱承顧問參議政事又預修氏族志累承賞賚嘗疏風俗薄惡數事衣冠士族遇父母喪辰日不哭小民遠者先造都邑待營辦畢方始發喪全無哀戚反相酬聚名曰出孝婚嫁之家雜奏絲竹窮極歡宴一切懲革申明禮憲俄改黃門侍郎兼知魏王泰府事仍恐有所漏言改太常卿又欲用爲門下以素輕馬

周密言倣狼自用非宰相器遂止會擇主遼東餉運上其家藏
故札帝悅曰自幽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軍靡所仰食卿爲朕
圖苟軍用不乏功亦不細遂命爲使令白擇文武四品官十人
從事取幽易平三州銳士若馬各二百以從許以便宜河北列
州皆取節度帝親解貂裘及中廐馬賜之時方苦寒挺遣幽州
司馬王安德作鱸轉糧自桑乾河抵盧思臺水涸不可進貯米
臺側伺冰泮乃運帝問以爲遲慢卽詔繁時令韋懷質馳按還
劾在道置酒弗憂職業帝怒遣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械赴洛
陽廢爲民使白衣從軍破蓋牟城詔將兵鎮守示將復用城與
賊接日夜轉聞不息兼內忿失職作書謝所善術士公孫常言
涉怨望貶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二子待價初爲左千
牛備身永徽中將軍辛文陵招慰高麗爲敵所襲詔與薛仁貴

率所部兵救之被重創免起爲蘭州刺史吐蕃盜邊以爲沛王
賢行軍司馬俄遷肅州刺史頗有守禦之功召拜右武衛將軍
儀鳳三年吐蕃復寇命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事封扶
陽縣侯武后臨朝攝司空護營乾陵改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三品典選事待價而起武力乏銓綜才朝野共嗤薄之仍除燕
然道行軍大總管累突厥踰年還拜文昌右相請回恩贈父潤
州刺史明年復請自効戎旅拜安息道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
總管以討吐蕃進封扶陽郡公軍至寅識迦河合戰勝負相當
會其副閭溫古逗遛遇天大寒麾下多死餉道困乏乃旋師頓
高昌后聞大怒詔斬溫古流待價續州而卒 萬石頗涉學善
音律高宗時自吏部郎中遷太常少卿與太史令姚元辨議明
堂大事事上官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貞觀禮從

玄至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天帝。兼祀昊天上帝。
儀鳳初詔祀事一用周制。應用何樂。乃與尚書省集諸儒增損。
當時郊廟燕會樂曲。號稱任職。後知吏部選事卒于官。曾孫
武少孤。年十一。磨補右千牛。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妻于奔
行。在除殿中侍御史。轉倉部員外郎。元琇水陸轉運判官。琇
敗。復轉刑部。帝以反正告郊廟事。頗咨武。爲酌宜約用。得禮之
衷。羣司奉而行之。後爲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墾
書勞勉。憲宗時入爲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吏部尚書。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制舉入等。調管州錄事參軍。陳叔
達薦其才堪任史職。轉右武衛參軍。預修梁魏史。貞觀初改殿
中侍御史。命按青州逆黨。有司捕係填獄。始至。悉去桎梏。爲具
食飲湯沐。訊之以情。坐止魘惡十數。餘悉原縱。及奏報。當決。孫

伏伽謂徒侶極衆。原雪旣多。誰肯讓死。恐臨決語絕。切爲憂之。
仁師對曰。治獄主仁。恕故註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
不申。以爲身謀。設若以一官易十四命。固吾願也。及勅使覆訊。
諸囚咸叩頭曰。惟公仁恕。事無枉濫。甘心就死。聲名益著。是度
支郎中嘗口奏。移用財物。詔與杜正倫持節對唱。無一差謬。大
以爲奇。與諸儒共議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詆孔邛舊學。
以爲穿鑿。不經因條奏其不合大義者。詔依所議。注遂罷。十六
年。遷給事中。刑部奏。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仁
師駁議。祖有廢孫義。其親重兄弟。無緣續禮。其屬輕。今應重者。
流而輕者死。非用刑本意。與房玄齡同。遂不改。後因密請魏王。
爲太子忤帝意。左遷鴻臚少卿。進民部侍郎。征遼。副車挺知海
運。又別知河南漕事。以便宜。遷發近海租賦。以充未幾。坐運卒。

逃亡除名帝還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權刑部侍郎辛翠徵官
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
知機務被遇尤渥褚遂良忌之以不時奏伏閣訴者帝怒流連
州永徽初終簡州刺史年六十子把

盧承慶字子餘涿州人祖思道隋散騎侍郎父赤松河東令與
高祖雅故聞兵興迎見霍邑拜行臺兵部郎中終太子率更令
傅范陽郡公承慶美儀矩博學而才少襲爵貞觀初爲秦州戶
曹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辨擢考功員外遷累民部侍郎帝問歷
代戶版叙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兼兵部
侍郎知五品選事能著人善有漕舟溺者以失所載考中下其
人無愠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龍辱不驚
考中上再歷雍州別駕尚書左丞永徽初出爲益州長史坐事

貶簡州司馬閔歲改洪州長史駕幸溫泉拜汝州刺史入爲光祿卿顯慶四年拜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坐調度非法免爲潤州刺史再遷雍州長史加銀青階總章二年拜刑部尚書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幽州都督諡曰定弟承業亦有學識繼爲雍州長史尚書左丞有能名三遷右肅機兼司選事傳魏縣子終揚州長史贈洛州刺史諡曰簡承察齊州長史子齊卿長安初爲雍州參軍有知人鑒長史薛季昶問屬官堪任御史者薦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季又崔湜咸陽丞倪若水藍屋尉田崇璧新豐尉崔日用季和用其言後皆至通顯拜幽州刺史時張守珪諫果毅許以十年至節度使已而果然性喜飲酒寬厚樂易士友觀之終太子詹事廣陽縣公從孫藏用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自少氣局方正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息許以廊廟之才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後事王世充爲度支尚書入唐補穀熟尉復中制舉乙科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太宗自舉以爲殿中侍御史糾劾稱職嘗因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異同跪奏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示人以隘帝稱善賜以襲衣名馬及錢十萬令預議大政事累遷給事中帝嘗對羣臣言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所以不能恣情取樂正爲蒼生耳退而上疏天道惡滿舜禹戒盈陛下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豈誠無人奚用大庭廣衆與之較量損萬乘之尊虧廓然之度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佐監國定州卽其本鄉太子語以送公衣錦而還令有司祀其先墓因薦里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勅皆以

學行間時老不任事太子召見厚賜遣之尋使詣行在奏事帝
悅賜勞優渥駕還爲河南巡察大使還奏稱甘轉尚書左丞及
幸靈州詔太子從行成諫宜留監國對百僚曰夾底務旣爲京
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爲忠遷侍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卽位
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帝問晉州地震不息其應爲何對曰天
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反動恐女謁用
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陰宜明設防閑且
晉階下本卦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俄拜尚書
左僕射加授太子少傅永徽四年大旱以故事乞身制答曰古
者策免三公乖罪已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加賜宮女金
器勅勿復辭僧以爲請再諭公朕之舊奈何欲一旦舍去汝然
流涕行成惶恐不得已復視事未幾薨於位年六十七詔九品
弘簡錄

以上就第哭比欽三遣使賜內衣尚官宿其家護視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祭以少牢諡曰定弘道元年配享高宗廟庭于洛客嗣官至渭南令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曾祖伯鳳周驃騎將軍汾州刺史封瑯琊郡公祖定高鳳翔郡守襲封父仁基附光祿大夫贈於王世充誅歸國被害武德中贈原州都督諡曰忠行儉以門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叅軍蘓定方授以用兵奇術顯慶二年遷長安令坐私語立武昭儀降官麟德二年擢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召爲司文少卿咸亨初遷吏部侍郎典選十餘年其有能名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建爲故事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又改秦州右軍並受元帥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

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逼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叛渙方熾破立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因乘便宜權以制事必可有功帝從之卽詔行儉冊送波斯王兼安撫大食途經莫賀延磧風砂晝冥導引者迷將士饑乏因止營致祭俄而雲徹風恬行數里水草豐美莫識其處衆方驚以比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自隨揚言大熱未可進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徐召四鎮酋長以收獵爲名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南帳十餘里使人趣召都支所親問安否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來拒忽聞使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姓首領五百餘詣營謝遂禽之傳其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輕騎克襲遮旬道遮使者釋

之。但前往諭其主言。都支已命。遂降。遮留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宴勞。曰。卿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除。可謂文武兼備矣。卽拜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内二十四州舉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禦之。軍糧數爲鹵鈔。卒多餒死。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暉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咸命行儉節制。乃詐爲糧車。伏壯士。齎陌刀。勁弩。用羸兵挽進。潛以精兵踵其後。賊復來掠。羸兵棄走。賊方解鞍牧馬。取車中糧。而壯士突出。潛兵又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營。塹已周。更命徙營高岡。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驚駭。問何以知。答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

問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掠不計。偶可汗泥熟尙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禽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引軍方還。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溫傳合。明年復總諸軍。取代州之陘口。縱反。問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懼。密送款請縛傳自効。後數日。烟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必伏念執溫傳來降。亡他也。顧受降如受敵。敕嚴備。遣單使迎勞。伏念果率部下糾溫傳詣軍門降。許以不死。盡平突厥餘黨。奏聞。帝大悅。遣戶部尚書崔知悌勞軍。封爲開喜縣公。侍中裴炎害其功。言伏念爲程務挺張虔勗所逐。又磧北回紇同逼之。計窮而降。卒斬二酋以下五十餘人。行儉嘆曰。渾潞之事。古今耻之。但恐失信。杜後來路。且及陰禍。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十姓突厥車游又叛。復爲金牙道大總管。未行。卒。年六十四。

贈幽州都督諡曰憲子光庭幼詔皇太子遣官護視能自立乃
停中宗再贈揚州大都督開元中加贈太尉生平以草隸名家
高宗用絹素令草書文選一部覽之稱善秘愛其法賜絹五百
管言祿遂良非精筆作墨未肯輒書惟余與虞世南不擇筆墨
書更妍捷有文集二十卷并選譜十卷草字雜體數萬言行于
世其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
第取去不復傳每好取人善遇賢俊必甄拔兼通陰陽星術豫
道戰陣勝日尤善知人典選部見蕭味道王勵許以皆掌銓衡
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陸賡賓王之才答曰士之致遠先
器識而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藻銜露豈享傳祿之器
炯頗沈嘿可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後咸如所料援引偏裨程
務挺張虔勗崔智習王方翼党金毘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

尚常之悉爲名將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性復寬和嘗有賜馬及珍鞍令史私乘蹶壞而獲珍寶有瑪瑙盤軍吏趨跌碎之皆不較帝賜都支資產器皿金資橐駝馬牛皆分給親故泊麾下數日輒盡

冊曰紛紛名位僂入相資名尚功顯名劣功卑綽彼裴公超出等夷人倫之鑒資以獨持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素有章句學凡先儒疑謬音故不通輒采諸家條分節解能是正之初依李密不見用灼知其敗往見賊帥黃君漢說與歸降高祖授君漢懷州刺史義玄爲司馬擊走王世充將高毗于河內下其屯堡分其所掠子女金帛拒之不受論功封清丘縣公秦王平世充數用其謀遷關州長史貞觀初召爲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與王友孟神慶俱以介直匡

正王委任之永徽中出爲婺州刺史時妖賊陳碩真僭稱文佳
皇帝殘破睦與歙州以姻家章叔胤爲僕射分遣其黨童文寶
圍婺州百姓訛言賊有神靈犯者輒滅衆皆洵懼不敢用命參
軍崔玄籍獨却衆論議玄發兵署爲先鋒自統大衆繼之至下
淮戍擒謀者夜有星墜賊營詰旦奮擊身先士卒斬首數百級
降衆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武后之立贊議多出義玄復希后
旨殺長孫無忌等世以爲寃年七十一終於蒲州刺史贈幽州
都督諡曰貞后復改揚州大都督賜實封戶二百 子神基襲
爵長壽中爲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酷吏橫流嶺南中宗
時終大理卿 神慶舉明經累遷萊州刺史有美政入朝后思
其父立已有功擢并州長史并乃后桑梓鄉多宿兵舊委重臣
后乃親制按行圖讎日而遣始至發覺州豪僞改錢幣問罪罷

之百買得免驚擾后喜下詔褒美舊屬汾水爲東西二城及是
合而爲一跨水聯堞歲省防兵數千長安中累上疏陳時政轉
禮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封魏縣子與詹事視欽明更日侍讀時
有突厥使者入朝皇太子有司移文東宮諫以古者召太子用
玉玪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今乃異官別喚請降墨勅玉玪詔可
後歷司刑卿坐劾張昌宗獄闊略不盡昌宗誅流欽州卒贈幽
州都督孫琳累辟使府兼刺外州稱爲古之遺愛開元中與
高仲舒同爲中書舍人進侍中熟於朝典宋璟每親禮之嘗以
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俄遷太子少保弟珪亦爲太子詹事瑒
光祿卿長子儼諫議大夫羣從數十又皆貴顯門列數戟每朝
自典寧里冠蓋相望預宴環珮都映恒以一榻置笏與盧從願
俱有時望玄宗欲相之以族大恐附離者衆故不用而卒

崔敦禮本名元禮字安上其先博陵著姓魏末徙雍州咸陽祖仲方隋禮部尚書敦禮少涉書傳以節義自將企慕竊武爲人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有禮觀者皆竦嘗持節幽州召盧江王瑗會瑗舉兵執之脅問朝廷事不肯言太宗壯之還除左衛郎將賜金幣良馬擢中書舍人轉兵部侍郎通知突厥情僞前後建明允會事機出爲靈州都督召還拜兵部尚書奉詔撫輯回紇鐵勒部適薛延陀寇邊與李勤合兵破之置祁連州處其餘衆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爲下所殺復往綏定立其嗣而還永徽四年拜侍中監修國史爵固安縣公進中書令兼太子詹事以言滿罷顯慶初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有疾勅其子定襄司馬餘慶奉侍卒年六十一帝舉哀東雲龍門賻布粟秘器陪葬昭陵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昭

餘慶亦至兵部尚書孫真慎神龍初爲兵部侍郎

孫處約始名道茂汝州郟城人未第時與郝處俊來濟高智周
其依江都石仲覽傾產以結四人因請各言所志三人皆願至
相位宰天下處約獨願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後濟居吏部
處約登第爲瀛州參軍任滿入調濟曰如志擬太子通事舍人
卑降階勞問如平生貞觀中轉齊王祐記室數上書諫祐失德
及誅太宗檢文疏得書甚嗟賞之累轉中書舍人知制誥預修
太宗實錄賜物七百段三遷中書侍郎坐事左轉司禮少常伯
顯慶中拜少司成麟德四年復任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以
老疾致仕卒子延儼俊佑引以謁孫思邈謂曰俊當先貴
佑當晚達侔最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所言侔睿宗時爲羽林
大將軍幽州大都督征契丹戰沒

高智周晉陵人少好學性通悟善記能覆棋誦碑無差謬第進士補越王府參軍遷費令民安其化刻石頌美擢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預撰瑤山玉彩文館辭林等三遷蘭臺大夫辭疾去俄拜壽州刺史治尚寬惠文雅每行部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既乃問及獄訟考耕餉勤惰以爲常咸亨二年召拜正諫大夫檢校禮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左庶子監修國史久之罷爲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懷太子獄無所同異累表固讓綱紀之任高宗嘉其意授右散騎常侍聽致仕卒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諡曰定與義興蔣子慎友善有客視之曰高公位極人臣後世不顯蔣侯官不達後有典者子慎果終建安尉高方貴其子紹往見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挺生洌

渙皆擢進士洌爲尚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使日本遺金帛不納惟取箋一番安史時兄弟皆汙僞官後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挺卒二子盧墓洌子鎮鍊俱以文辭顯登制科鎮歷左拾遺司封員外諫議大夫命往按河中瑞璽乃韓泚所奏故實其事宣付史館請置祠賜號寶應池曰靈慶進給事中工部侍郎又咸溺朱泚僞官時朝臣多被誅戮賴鎮救原十五渙子銖亦有清白名

趙仁本陝州河北人貞觀中累轉殿中侍御史精于朝典手錄義寧已來詔勅舉無遺漏臨事皆能臚記甚爲當時所伏會有遠使同列遞相辭仁本越次請行與馬周言食君之祿死君之事雖復跋涉艱險何敢辭難及回事多稱旨擢吏部員外郎乾封中拜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尋轉司列少常伯知政事以弘簡錄

拒許敬宗請託罷授尚書左丞咸亨初卒于官

樂彥瑋字德珪雍州長安人顯慶中爲給事中故相劉洎子弘業詣闕上言父爲褚遂良誅死稱冤請雪李義府左右之高宗以問近臣希義府言皆言其在彥瑋獨曰大臣舉措須合軌度人主暫有不豫豈得卽擬負國先朝所資未是不愜若雪洎之罪是彰先帝過舉用刑不當帝然其言事遂寢琳丁憂起爲唐州刺史入辭高宗尚記其直拜東臺舍人麟德元年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初歷大司憲官名復舊改御史大夫卒贈揚州大都督子思晦則天時官至鸞臺侍郎檢校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爲酷吏所殺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與歷陽高子貢壽春裴懷貴俱以博學知名咸亨中爲太子典膳丞上書言古者太子旣冠則有司過之

史腐牋之宰或有過史不書者死宰不微牋亦死皇帝簡料英俊使佐殿下北者罕見官臣接談甚簡三朝之後但與內人居處何由發揮天資養成盛德哉太子答曰幼嗜墳典恆欲研精而未閑將衛耽誦致勞比苦風虛奉上恩旨暫免重勞加以趨侍朝夕無能自專屢聞坐朝垂醫學緒尋觀來諱良符宿志高宗嘉其直諫益以名聞會右史缺卽以授之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爲內史后御明堂詔講孝經發揮郊祀后覆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義吉明暢后喜賜帛後坐善宗秦客貶珍州刺史內恠自經死高子貢少涉六經尤善史記擢明經歷秘書正字弘文館直學士兼官家居徐敬猷統兵逼和州率鄉人拒之以功擢朝散大夫爲成均助教東筦公融嘗從受業武后詔諸王公赴東都報以來則必

死融乃稱疾不朝與越王謀舉義令黃公譔來俟兵期推爲謀主書疏往返謀泄坐死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初應入科舉擢第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爲太子選爲侍讀東朝文疏多出其手嘗撰啓母碑武后封嵩嶽見之卽命撰封禪朝觀碑授著作佐郎遷右史內供奉以二張招集文學之士頗謂附之聖曆四年進鳳閣舍人坐忤昌宗意左授婺州長史頃之怒解又召爲春官郎中知制誥兼修國史時議盡征關市行人融上疏凡天下關津河澨必有豪宗惡少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且一切往來通取細人必無所容加以檢覆稽留主者僥略則商人廢業魏晉齊隋未聞有行況陛下乎后納其言事得寢長安四年除司禮少卿二張誅貶袁州刺史復召授國子司業與修武后實錄封清河縣子

生平文章華麗典則時推罕比勅撰洛出寶圖頌沈樞工儼武
后哀冊情詞婉媚思苦神竭筆而死年五十四贈衛州刺史
諡曰文有集六十卷所獎引杜審言爲腹心子禹錫開元中
爲中書舍人卒贈定州刺史諡曰貞趙相次亦爲舍人終禮部
尚書東都留守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成孫巨右補闕亦有文

李至遠名鵬祖素立別傳至遠少秀穎治尚書春秋作編記與
杜預釋例略同撰周書起后稷至赧王爲傳紀令狐德芬許以
良史調蒲州參軍補乾封尉上元中制策高等授明堂縣簿私
艱服除調鴻臚主簿高宗擢監察御史裏行以忤貴倖外遷久
乃歷司勳員外吏部郎中天后時拜天官侍郎知選事有重名
疾吏胥受賄發擿隱伏多所糾易有書王忠爲士忠者冀擬訖
輒更之爲所究竟吏叩頭伏罪不敢復蹈前弊內史李昭德薦

之人勸其往謝恐涉私不赴昭德銜之出爲壁州刺史卒年四十八生平性友愛兼負識鑒事寡姊有禮愛視甥蘓頴弟從遠甚謹與桓彥範未達盧從愿尚少皆力言其賢且預知名位所至于舍字王川少聰警初爲汜水簿遇事蠶銳雖厮豎一閱輒記黜陟使路敬潛薦其清白擢右臺御史乘行轉國子司業開元中爲考功郎中累世同居長幼雍穆事母孝謹有病值妻物故恐悲傷戒家人無哭朝夕省侍母所無憂色母終毀而卒從遠靖密有學神龍初歷黃門侍郎太府卿累封趙郡公謚曰懿子巖中宗時以近臣子弟執事明堂年十餘歲進止中禮授右宗衛兵曹參軍歷洛陽尉累遷兵部郎中發扶風兵應姚雋稱旨遷諫議大夫封贊皇縣伯終兵部侍郎生平善草隸一門父子兄弟皆懿望

李嗣真字承肖滑州匡城人趙州刺史彥琮之子博學多藝曉
音律兼善陰陽推算之術弱冠中明經科調許州司功參軍與
學士劉獻臣徐昭皆有名號稱三俊高宗時左侍極賀蘭敏之
表直弘文館東封詔贈孔子太師郎中雷少穎作祝文不稱旨
更命嗣真成不淹頃帝覽稱善特加兩階時敏之等修撰東臺
侍寵驕盈度其必敗因求外補除義烏令得以免禍調露中改
始平令風化大行素知音樂聞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閣於太清
觀聲哀不和之甚語道士劉粲輔儼曰宮不紹商君臣乖也角
與徵戾父子疑也若國家無事太子必任其咎俄而果廢粲等
奏其言上大奇之擢太常丞知五禮儀注加中散大夫封常山
縣子又聞時俗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譌復語人曰隋樂府有堂
堂曲唐且受命矧側者不正撓者危也中宮禍亂作矣本朝宗

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蹂踐不久皆驗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疑所居崇業里土中有之弗得其處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聽之宮聲也市以歸振于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后召見奇其風度應對因引工展器于庭召閭立木子相王參軍玄靜同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爲贊秘書郎殷仲容書時謂三絕永昌初歷右臺中丞知御史大夫事后問以儲貳之事對曰古今所稱程嬰杵臼以存趙氏孤也后悟中宗始安命巡撫河東薦州縣屬職宋溫謹袁嘉祚李日知皆至顯官以時方縱告奸諫以虛多實少昔陳平肆行反間疎楚君臣項羽遂亡恐一旦社稷禍出願察臣狂瞽回轉天聰疏奏不納出爲潞州刺史來俊臣誣以反長流藤州久乃得還至桂陽自筮死日豫具宿歛而卒后深加憫恤詔州縣護喪還鄉贈濟州

刺史諡曰昭神龍初加贈御史大夫撰明堂新禮十卷孝經指
要詩書諸品各一卷 時有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長安中
爲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密語元行冲曰金石諧
婉唐室子孫將有大慶是月中宗果復位有乘馬過者聞其嘶
聲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聞新婦者佩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

員半千字榮期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起郎曹及
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終鎮西將軍平涼
郡公半千始生而孤爲從父鞠養羈弗通書史客晉州舉童子
科房玄齡以薦秀見賞初名餘慶王義方許以五百歲一賢者
生子宜當之故易今名凡舉八科皆中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殷
子良發粟不從伺其謁州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怒囚于獄會
薛元超持節河北存撫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

尚可罪耶釋之俄應岳牧薦舉高宗親問兵家三陣答曰古稱
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什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
然夫師出以義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
戰得地之利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
陣舍是則何以戰帝曰善擢之高第歷華原武功尉擢左衛胄
曹參軍使吐蕃將行武后復留待制卽詔入閣供奉遷司賓主
簿弘文館直學士與丘悅王劇石抱忠路敬淳分日侍顯福門
下因上明堂新禮三卷封中樞撰四壇碑前後稱善賜絹千匹
擢累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以官名在古無有授任者皆
浮俠少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除棧州刺
史預修三教珠英進學士武三思忌之更濠蘄二州所至不顯
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爲太子右諭德

講易與老子累封平原郡公。凡事五君，有清節，年老不衰，乞骸
聽朝，朔望樂山水，自放。開元九年，遊堯山沮水間，愛其地，遂定
居。卒年九十四。抱忠，長安人，善屬文，爲清道，率府長史，遷殿
中侍御史，進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共領選，奇號清平，
抱忠詢古寡廉潔，坐繫連，羅伏誅。悅，河南陸渾人，亦善論議，始
爲相，王府掾終岐王傅，撰三國典略三十卷，行于世。